

小银和我

(西) 希梅内斯 著 高平 绘

许多年以前，在西班牙的一个小乡村里，有一头小毛驴，名叫小银。

它像个小男孩，天真、好奇而又调皮。它喜欢美，甚至还会唱几支简短的咏叹调。

它有自己的语言，足以充分表达它的喜悦、欢乐、沮丧或者失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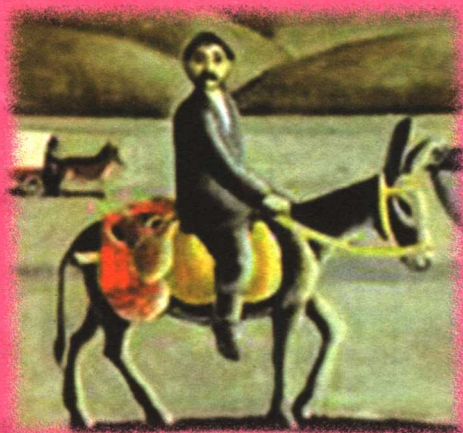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它悄悄咽了气。世界上从此缺少了它的声音，好像它从来就没有出生过一样。



彩绘名著
CAI HUI MING ZHU

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——诺贝尔文学奖名篇

小银和我



主编——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

著者——（西）希梅内斯

译文——达西安娜·菲萨克

绘图——高平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银和我 / (西) 希梅内斯著; (西) 菲萨克译. —北京:
中国和平出版社, 2005.1

(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)

ISBN 7-80201-144-2

I. 小… II. ①希…②菲… III. 中篇小说—西班牙
—现代 IV. I55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6506 号

小银和我

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

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主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)

电话: 84026171

山东鸿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65

ISBN7—80201—144—2/G·089

定价: 180.00 元 (全 10 册)

许多年以前，在西班牙的一个小乡村里，有一头小毛驴，名叫小银。它像个小男孩，天真、好奇而又调皮。它喜欢美，甚至还会唱几支简短的咏叹调。

一个低音变奏

——和希梅内斯的《小银和我》

严文井

许多年以前，在西班牙某一个小乡村里，有一头小毛驴，名叫小银。

它像个小男孩，天真、好奇而又调皮。它喜欢美，甚至还会唱几支简短的咏叹调。

它有自己的语言，足以充分表达它的喜悦、欢乐、沮丧或者失望。

有一天，它悄悄咽了气。世界上从此缺少了它的声音，好像它从来就没有出生过一样。

这件事说起来真有些叫人忧伤，因此西班牙诗人西梅内斯为它写了一百多首诗。每首都在哭泣，每首又都在微笑。而我却听见了一个深沉的悲歌，引起了深思。

是的，是悲歌。不是史诗，更不是传记。

小银不需要什么传记。它不是神父，不是富商，不是法官或别的什么显赫人物，它不想永垂青史。

没有这样的传记，也许更合适。我们不必知道：小银生于何年何月，卒于何年何月；是否在教堂举行过婚礼，有过几次浪漫的经历；是否出生于名门望族，得过几次勋章；是否到过西班牙以外的地方旅游；有过多少股票、存款和债券……

不需要。这些玩意儿对它来说都无关紧要。

关于它的生平，只需要一首诗，就像它自己一样，真诚而朴实。

小银，你不会叫人害怕，也不懂得为索取赞扬而强迫人拍马溜须。这样才显出你品性里真正的辉煌之处。

你伴诗人散步，跟孩子们赛跑，这就是你的丰功伟绩。

你得到了那么多好诗，这真光荣，你的知己竟是希梅内斯。

你在他的诗里活了下来，自由自在；这比在历史教科书某一章里占一小节（哪怕撰写者答应在你那双长耳朵上加上一个小小的光环），远为快乐舒服。

你那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，永远在注视着你的朋友——诗人。你是那么忠诚。

你好奇地打量着你的读者。我觉得你也看见了我，一个中国人。

你的善良的目光，引起了我的自责。

那些过去不会完全成为过去。

我认识你的一些同类。真的，这一次我不会欺骗你。

我曾经在一个马棚里睡过一个晚上。天还没有亮，一头毛驴突然在我脑袋边大声喊叫，简直像一万只大公鸡齐声打鸣。我吓了一跳，可是翻了个身又睡着了。那一个月里我几乎天天都在行军。我可以一边走路一边睡觉，而且还能够走着做梦。一个马棚就像一个喷了巴黎香水的带套间的卧房。那头毛驴的优美歌唱代替不了任何闹钟，那在我耳朵里只能算做一支小夜曲。我决无抱怨之意，至今也是如此。遗憾的是我没有来得及去结识一下你的那位朋友，甚至连它的毛色也没有看清；天一大亮，我就随着大伙儿匆匆离去。

小银啊，我忘不了那次，那个奇特的过早的起床号，那声音真棒，至今仍不时在我耳边回荡。

有一天，我曾经跟随在一小队毛驴后面当压队人。

我们已经在布满砾石的山沟里走了二十多天了。你的朋友们，每一位的背上都被那些大包小包压得很沉。它们都很规矩，一个接一个地往前走，默不做声，不用我吆喝和操心。

它们的脊背都被那些捆绑得不好的包裹磨烂了，露着红肉，发出恶臭。我不断感到恶心。那是战争的年月。

小银啊，现在我感到羞耻。你的朋友们从不止步而又默不

做声。而我，作为一个监护者，也默不做声。我不是完全不懂得那些痛苦，而我仅仅为自己的不适感到恶心。

小银啊，你的美德并不是在于忍耐。

在一条干涸的小河滩上，一头负担过重的小毛驴突然卧倒下去，任凭鞭打，就是不肯起来。

小银，你当然懂得，它需要的不过是一点点休息，片刻的休息。当时，我却没有为它去说情。是真的，我没有去说情。是由于我自己的麻木或是怯懦？或是二者都有，现在我还说不清。

我也看见过小毛驴跟小狗和羊羔一起游戏。在阳光下，它们互相追逐，脸上都带着笑意。

那可能是一个春天。对于它们和对我，春天都同样美好。

当然，过去我遇见过的那些小毛驴，现在都不再存在。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它们那些影子，欢乐的影子。那个可怜的欢乐！

多少年以来，它们之中的许多个，被蒙了上眼睛，不断走，不断走着。几千里，几万里。它们从来没有离开那些石磨。它们太善良。

毛驴，无论它们是在中国，还是在西班牙，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，命运大概都不会有什么不同。

小银啊，希梅内斯看透了这一切，他的诗令我感到忧郁。

你们流逝了的岁月，我心爱的人们流逝了的岁月。还有我自己。

我想吹一吹洞箫，但我最后的一只洞箫在五十年前就已失落了，它现在在哪里？

这都怪希梅内斯，他让我看见了你们。

我的窗子外边，那个小小的院子当中，晒衣绳下有一个塑料袋不停地旋转。来了一阵春天的风。

那片灰色的天空下有四棵黑色的树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已经喷射出了一些绿色的碎点。只要一转眼，就会有一片绿色的雾出现。

几只燕子欢快地变换着队形，轻轻地掠过我的屋顶。

这的确是春天，是不属于你的又一个春天。

我听见你的叹息。小银，那是一把小号，一把孤独的小号。我回想起我多次看到过的落日。

希梅内斯描绘的落日，常常由晚霞伴随。一片火焰，给世界抹上一片玫瑰色。我的落日躲在墙外。

小银啊，你躲在希斯内斯的画里。那里有野莓，葡萄，还有一大片草地。死亡再也到不了你身边。

你的纯洁和善良，在自由游荡。一直来到人的心里。

人在晚霞里忏悔。我们的境界还不很高，没有什么足以自傲，没有。我们的心正在变得柔和起来。

一个个光斑，颤动着飞向一个透明的世界。低音提琴加强了那缓慢的吟唱，一阵鼓声，小号突然停止了吹奏。那些不协调音，那些矛盾，那些由诙谐和忧郁组成的实体，都在逐渐减弱的颤音中慢慢消失。

一片宁静，那就是永恒。

1983年7月3日

Platero y Yo(小银与我)

为纪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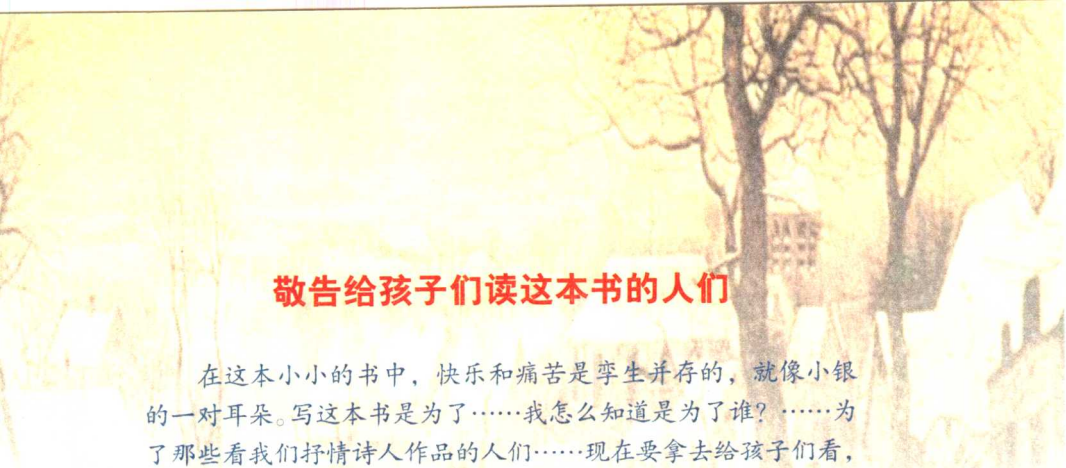
住在索尔街的

寄给我桑椹和石竹

可怜的小疯子

阿格狄亚

——希梅内斯



敬告给孩子们读这本书的人们

在这本小小的书中，快乐和痛苦是孪生并存的，就像小银的一对耳朵。写这本书是为了……我怎么知道是为了谁？……为了那些看我们抒情诗人作品的人们……现在要拿去给孩子们看，我什么也不删节，一点也不增添。这样很好！“无论什么地方，只要有孩子，”诺瓦里斯^①说，“就会有一个黄金时代。”因为诗人们的心所向往的，正就是这个黄金时代，这个从天而降的精神之鸟，在这里找到了悠游的乐趣，因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永远留在那里而不离开。幽雅的岛，清新的岛，幸福的岛，你就是孩子们的黄金时代；我总能在你这里找到我生活中激荡的海洋；有时候，你的微风给我送来它那竖琴的琴声，高昂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像黎明时洁净朝晖中云雀的颤鸣。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写过什么，将来也不会。因为，我相信孩子们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，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想得到，有一些书应该除外。另外，男人们或女人们看的书也是有一些应该除外的，等等。

胡安·拉蒙·希梅内斯

① 诺瓦里斯（1772—1801），德国诗人，小说家。

1、小银

毛茸茸的小银玲珑而温顺，外表是那样的柔软，软得通身像一腔纯静的棉絮，没有一根骨头。唯有一双宝石般发亮的眼珠，才坚硬得像两颗精美明净的黑水晶和甲虫。

我把它解开，它自己就向草地走去，漫不经心地用前吻微微地去嗅触草地上的小花；那些玫瑰红的、天蓝的、金黄的花朵……我轻轻地呼唤：“小银呢？”它就仿佛带着满意的笑容，轻盈盈向我走来，不知为什么会像是一只小小的风铃在娴雅地摇晃……



我给它什么，它就吃什么，可是它最喜欢的是黄澄澄的蜜桔，颗颗琥珀般的麝香葡萄，紫色的无花果，以及那些由渗出的果汁所凝成的一粒粒晶莹欲滴的蜜露……

它温柔而且娇惯，如同一个宠儿，也更像是一颗掌上明珠……然而，它的内心却刚强而坚定，好像是石头。每当我星期天外出，骑着它经过村里的僻街陋巷时，那些衣着整洁，悠然自得的农民们都注视着它说：“真棒……”

是真棒。月样的洁白，钢样的坚强。

2、洁白的蝴蝶

夜晚降临，朦胧的暮霭已经紫得发暗。教堂钟楼后面，却总是隐隐地泛着锦葵般紫绿色的天光。道路在往上升，到处是交错的阴影，不绝的铃声，浓郁的芳香，鲜嫩的牧草，还有歌声、倦意和渴望在弥漫。突然，一个黝黑的人，从煤炭麻包间可怜巴巴的茅舍中冒出，向我们走来。他头戴便帽，手持钢钎，丑陋的面孔在烟头红光明灭的瞬间忽隐忽现。小银吓了一跳。

“看看是些啥？”

“您请看吧……是些洁白的蝴蝶……”

那人要将钢钎去捅驮筐，我并不逃避，立刻将鞍囊打开。他一看什么也没有。于是精神食粮就自由而简便地通过了关卡，不必缴纳任何赋税。





3、傍晚的游戏

村庄的黄昏，小银和我冷瑟瑟地经过陋巷里深紫色的昏暗走向干涸的小河。那些穷孩子们正在玩着古老的游戏，假装乞丐吓唬人。一个在头上套了口袋，另一个说自己看不见，还有一个装作瘸腿……

后来，这些变幻不定的孩子们，只是因为穿上了新衣服和鞋，吃到了只有他们的母亲才知道是从哪儿搞到的东西，于是马上就自以为是一群王子了。

“我爸爸有一只银表。”

“我爸爸有一匹马。”

“我爸爸有一枝猎枪。”

银表也许可以唤醒黎明，猎枪却消灭不了饥谨，马儿也可能将人带向不幸。

一会，人们围成了一个圈子。在茫茫的黑暗中，巴哈罗·贝尔德的侄女，一个口音不一样的外地来的姑娘，用纤弱得像阴暗里一线明澈清泉般的声音唱了起来，就像是一位骄傲的公主：

我是个小寡妇啊，
奥雷伯爵的小寡妇。

……是的！唱吧，梦想吧，可怜的孩子！小心啊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们青春的曙光出现在天际的时候，春天就会像刚才装扮的乞丐一样，戴上冬天的面具，来吓唬你们。

“走吧，小银啊……”

4、日蚀

我们漫不经心地将手插进衣袋，阴影像无形的翅膀扇着凉风轻柔地掠过前额，似乎走进了一座浓密的松林。母鸡一只接一只地进了鸡窝。四周，绿色的原野在变暗，如同大祭坛拉上了深紫色的帷幔。看得见的一片白色，是远处的海洋；稀疏的星星闪烁着淡淡的微光。平坦的屋顶由明到暗，各色各样的色彩在交替地变换。屋顶上的我们，用风趣的逗乐话儿或污秽的语言吵闹着；在这日蚀的短暂的寂静中，人们显得多么地黑暗和渺小。

我们用一切可能的东西来看太阳：双筒的望远镜，长筒的望远镜，深色的酒瓶，薰黑的玻璃；去到各个地方：凸出的窗口，牲口棚的梯子，谷仓的气窗，院子里铁门上镶嵌的天蓝的或者石榴红的玻璃后面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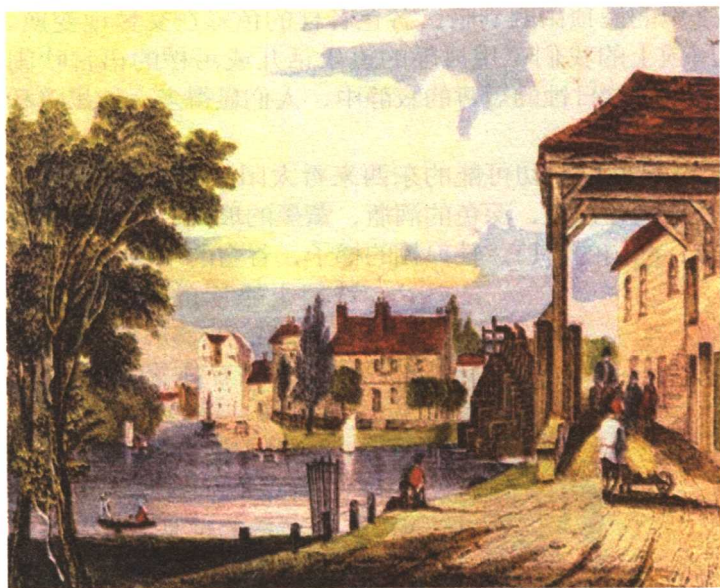


太阳在刚要隐没之前的瞬间，锦绣般灿烂的金光，使得她两倍、三倍、百倍地宏伟而辉煌。没有漫长黄昏的过渡，使它显得

那样的孤单可怜，仿佛先由黄金变成了白银，又由白银变成了黄铜一样。村庄好

像生了锈的小钱，小到无从兑换。那些街道、广场、钟楼、山上的小路，看来是多么地渺小，小得多么凄凉！

牲口棚里的小银，看来也不是它真正的模样，变得不一样了，更小了，成了另外一头毛驴了……



5、寒栗

明月在随着我们走，那么大，那么圆，那么皎洁。睡意朦胧的草地上，那些黑山羊和黑色的草莓果混在一起，怎么也分辨不清……有人隐藏起来了，一片寂静，

